

跨国家民主制： 哈贝马斯欧洲一体化的 政治乌托邦^{*}

刘志丹 孙 涛

摘 要：欧洲一体化是哈贝马斯晚期学术生涯最核心的主题，现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在英国脱欧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危机之下，他的思想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从历史逻辑来说，哈贝马斯欧洲一体化的思想进路，历经疑欧主义向亲欧主义、联邦主义向跨国家民主制的两次转向，得以最终确立。他的跨国家民主制构想，似超越了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的争论而开辟了第三条道路，但是他的理论观点存在诸多尚可商榷之处，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自我悖论，导致他的未来构想并不成功，既无法回应疑欧主义者的实践质疑，也没有达到亲欧主义者的规范要求，最终只是一个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妥协的政治乌托邦。

关键词：哈贝马斯； 跨国家民主制； 欧洲一体化； 乌托邦

作者简介：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 抚顺 113001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硕士研究生 抚顺
113001

中图分类号：D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4871(2021)04 - 0067 - 19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BY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项目编号:16YJC740049)的阶段性成果。

当地时间2020年12月24日,英国与欧盟经过长达四年半的谈判,终于在脱欧过渡期结束之前达成脱欧协议^①。至此,作为“欧洲和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②的英国脱欧暂时告一段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欧洲一体化”的样板模式一直是持久和平、经济发展、社会政策、民主制度和民族融合等方面的“多重楷模”。但是,在遭受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危机,特别是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等多重危机的重创之后,疑欧主义、民粹主义和分离主义已经呈现星火燎原之势。英国脱欧就是这些“去欧洲一体化”思潮合乎逻辑的实践结果。英国脱欧之后的欧洲一体化将向何处去?对于这个问题,显然悲观情绪占了上风,部分极端悲观主义者如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等人甚至认为“欧盟解体几乎不可逆转”^③，“欧盟解构的时代已然来临”^④。

面对欧洲一体化历史上迄今为止遭遇的最大挫折和普遍存在的“疑欧主义者的政治悲观主义”^⑤,被誉为“在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最后一个欧洲人”的哈贝马斯,却仍然坚持欧洲一体化未来前景捍卫者的形象。哈贝马斯如何在理论构建层面消解欧盟一体化的危机?赵光锐先生在《德国研究》2018年第3期发表的《哈贝马斯的欧洲一体化思想:世界公民理论下的欧洲联邦建设》一文提出,哈贝马斯要“最终建成欧洲联邦”^⑥。我们认为这是对哈贝马斯欧洲方案的深度误解,因为这个“立宪方案并不意味着要以单一的‘欧洲国家’来替代欧洲各个国家的政治……不是一个超级的欧洲国家”^⑦。哈贝马斯在不同场合也多次明确否定过“欧洲联邦”的提法:“对欧洲而言,美国或德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是错误的模型”^⑧，“不要用欧洲联邦国家这个错误的目标来激起人们不必要的恐惧”^⑨。哈贝马斯的理论构想并没有“将欧洲问题的讨论简化为在国家的联邦和联邦国家之间二选一的问题”^⑩,而是超越二者

① 高雅:《英国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载《中国外资》,2021年第1期,第38-39页,这里第38页。

② 杨帆、杨柳:《英国脱欧的深层原因与欧盟的发展前景》,载《新视野》,2017年第1期,第115-121页,这里第115页。

③ 《索罗斯:英国退出欧盟后欧盟解体几乎不可逆转》,环球网,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W7Xu,访问日期:2021-06-02。

④ 王展鹏:《英国脱欧公投与“多速欧洲”的前景》,载《欧洲研究》,2016年第4期,第35-42页,这里第39页。

⑤ [德]哈贝马斯:《欧盟的危机:关于欧洲宪法的思考》,伍慧萍、朱苗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7页。

⑥ 赵光锐:《哈贝马斯的欧洲一体化思想:世界公民理论下的欧洲联邦建设》,载《德国研究》,2018年第3期,第17-29页,这里第22页。

⑦ 刘擎:《二〇〇〇年以来的西方》,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版,第297页。

⑧ 黎文:《“欧洲公民”仅仅是个迷思吗》,载《文汇报》,2021年11月26日,第00C版。

⑨ Jürgen Habermas, *The Lure of Technocracy*, Ciaran Cronin, tran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5, p. 66.

⑩ 同注⑤,第66页。

之争构建了介于邦联主义和联邦主义之间的“跨国家民主制”。

一、历史逻辑：欧洲一体化思想的两次转向

任何一位理论家关于某一主题的思想认识都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其间可能还会出现反向演变或理论断裂的情形。哈贝马斯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理论进路也是这样，我们将其概括为“两次转向”，即“疑欧主义转向亲欧主义”和“联邦主义转向跨国家民主制”。

1. 由疑欧主义转向亲欧主义

“疑欧主义”是一种反对欧洲一体化的社会思潮，虽然作为学术概念的“疑欧主义”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才出现在研究者的议程之中，但它一直作为一个处于政治边缘的现象和话题在欧洲公众中存在^①。与之相对，“亲欧主义”则是相反的立场，赞成并主张加快推进欧洲一体化。哈贝马斯早期关于欧洲一体化的言论并不多，但是依然能够看出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位疑欧主义者，因为他在 1979 年的一次访谈中就曾经明确说过，“我从来都不是‘统一欧洲’理念的狂热支持者，即便当时它是一个时髦的观念。今天，我依然不是它的拥护者”^②。与此类似，在 2007 年的一次采访中哈贝马斯也说到，“50 年前，较之于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一话题，我对联邦国防军核扩军这个内政问题兴趣更大”^③。也有学者指出 20 世纪 60 年代的哈贝马斯对欧洲一体化秉持着批判态度^④。哈贝马斯在早期具有这种“疑欧主义”倾向的原因有二：一是他认为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也混杂着现代社会的孪生罪恶，即失控的市场经济和自我授权的官僚主义^⑤；二是他对单一的民族国家在当时所起作用的认同，例如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曾充满感情地指出：“迄今为止，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宪政国家和民族国家是唯一一种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取得成功的认同形态，它可以不用暴力而把普通因素和特殊因素统一起来。”^⑥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哈贝马斯开始由疑欧主义转向亲欧主义。“出于

① [法]塞西尔·勒孔特：《欧洲怀疑主义：从异常到主流》，载《国外社会科学》，2017 年第 1 期，第 113 - 120 页，这里第 114 页。

② Peter Dews(ed.), *Autonomy and Solidarity: Interviews with Jürgen Habermas*, London: Verso, 1992, p. 88.

③ [德]斯蒂芬·穆勒-多姆：《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刘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版，第 394 页。

④ Shivdeep Grewal, *Haberma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3.

⑤ Volker M. Heins, “Habermas on the European crisis: Attempting the impossible”, *Thesis Eleven*, Vol. 133, No. 1, 2016, pp. 3 - 18, here p. 5.

⑥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8 年版，第 364 - 365 页。